

皇上之所以察然而不相應者也職請以後弗復
言內帑而請以外帑宜還之說進可乎職查
內帑金花之進每年舊額一百萬奇而自萬
曆十四年以至于今每年多進二十萬兩計
三十餘年之間蓋多六七百萬兩矣夫此二
十萬之進非曾加派民間亦欲該部自行設
處那借以供內用年復一年難以復支銀庫
空虛職此故耳職查

祖制金花舊額自

上供及支給武臣俸銀外每月贏餘皆以補邊餉
之乏今總不能損舊一以濟邊則已矣若以
每年多索之數出之于外以救邊事之急不
猶愈于民間之加派耶職觀

皇上臨御以來征呼征播征倭及開河諸役每一
大役各費金錢至數百萬兩然其時當事諸
臣自各拮据不敢覬覦內帑者非不知有此
數也良由其時省直郡縣猶多蓄積可以搜
括而用也今搜括盡矣惟有加派一着而已

矣當民窮財盡之秋而敲骨吸髓之政派之
又派加之又加職恐百姓愁怨釀成土崩瓦
解之形而至不可收拾也且軍食燃倉而仰
遥郡終是遠水不救近火故職欲請每年金
花多進之數以濟目前之急索之外帑者因
而還之外帑而天下將同聲頌之曰我

皇上之不肯發礦稅之積者非有所靳也將以備
大工之經營也大工畢則稅事自罷矣又將
同聲而頌曰我

皇上之每年多進金花至積六七百萬者非有所
貪也將以備邊餉之缺乏也今果革加派而
還外帑矣百姓鼓舞于內而士馬飽騰于外
撻伐一張醜夷喪魄

皇上聖文神武之號垂之千萬禩豈顧問哉然職
猶有說焉焚林而畋非不得獸明年無獸竭
澤而漁非不得魚明年無魚此言雖小可以
喻大今者兵餉一事海陸並運馬牛徵買幾
省驛騷則一盡俱盡之道也昨開原一路庄

家糧食悉被十萬虜騎裝載而去是遼左未嘗無糧歛獲不終棄以齎盜今清撫開鐵雖虛猶堪移駐屯牧遼瀋寬穀金復海蓋河西等處皆稱沃野以兵兼農且種且守修近地可耕之業減海內灌輸之糧于民生軍國並非小補者且海蓋諸糧不過數十萬得大小車各千輛牛騾各數千頭陸續輓運往來不過數十次事有漸而費大省若需車幾七八百豈云數次盡運此多糧而後竟閑置之耶揆事度理宜從節束至牛多則無所容收牧更費日行不數十里所費倍多且聚則生疫移害于人不但不服水草倒損可虞而已是皆不可不熟慮者語云人主患不廣大人臣患不節嗇實爲今日藥石故敢願

皇上之亟還外帑早救危遼毋以小怯易大患尤願當事諸臣悉心料理虚心商酌無損有用竟爲無用取之膏血而委之泥沙也

其木可木

絲書于人下

限費日下不幾十里

對事與駐宜於道東至半多

籌遼碩畫卷之三十八

庚申仲春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山東巡撫王在晉題為東方田土拋荒無牛耕種海陸原宜分任舟車難以併支懇祈

天恩俯憐疲省特免名買牛隻以救生靈事准戶部咨為亟處車牛等費以便製辦轉運糧草事內係山東除濟青協濟登萊海運外其昌兗二府每府各派牛六千隻應派買牛一萬二千隻俱動府庫州縣見在銀兩作速買完

其木可木

絲書于人下

限費日下不幾十里

對事與駐宜於道東至半多

籌遼碩畫卷之三十八

庚申仲春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山東巡撫王在晉題為東方田土拋荒無牛耕

種海陸原宜分任舟車難以併支懇祈

天恩俯憐疲省特免名買牛隻以救生靈事准戶

部咨為亟處車牛等費以便製辦轉運糧草

事內係山東除濟青協濟登萊海運外其昌

兗二府每府各派牛六千隻應派買牛一萬

二千隻俱動府庫州縣見在銀兩作速買完

其牛轉解至山海關聽遼東差官接運東昌
一府限二月裡到關兗州一府限三月裡到
關其應用銀兩事急不便查發俱動在庫一
應起存錢糧先行買送事完銷筭議補稍有
違限令各經營道府不時揭報本部會同督
撫餉部院戶科從重查叅等因前來該職查
得東省司庫與他省不同凡一切起運錢糧
各屬自爲歛解毫不入司而司庫之所經收
者稱本省兵餉及關包二稅等小數耳今稅
銀爲太監所催轉解戶部爲遼餉之用庫存
有限兵餉先因徵兵四次那借殆盡今本地
新招兵九千又將搜括于司庫此中非不涸
之源尚安有長物以應突然買牛之需乎竊
意非獨無銀尤虞無牛彼東兗今歲大旱野
無青草家無餘糧其牛非餓死則轉賣他邦
矣是以秋後得雨欲稱潤佈變而苦于無牛
不能竟畝成耕已絕來年之望則此時萬有
餘牛買何容易况東省既在海運其數有加

無已則陸運之牛似可稍從寬假且二東逼
近奴酋防海宜嚴尚欲借兵于浙乞餉于帑
汲汲然自顧未暇遑恤其他耶惟是買牛之
議在部院已有成說非卑職所敢專也等因
呈詳到職該職會同巡按陳王庭看得遼左
與東省猶指之有臂而衣之有裏也論疆隅
則彼此並重論安危則彼此並急無丸泥之
可封有一芻之可渡今之緩視齊者猶之抱
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故謂
之安而不知火之將及也自遼受侵而齊之
迫如救焚紛如治絲有一不與遼同患者乎
無兵而以爲有兵共之赴調者數無餉而以
爲有餉餉之轉運者繁無財而以爲有財財
之搜括者盡且請兵而留無餉之兵加賦而
科無田之賦齊集事之難若此籌國者亦宜
憐而少寬矣柰之何復有一萬二千牛隻之
加派于東兗也夫東省從四十二年大饑人
類相殘天親不保米粟盡而烹頭畜頭畜盡

而剝草根樹皮草木盡而啖及人人相食而
父子夫婦忍供嚼噉饑民圖猶在

從前豈民間尚有牛隻乃舍牛而食人之肉耶四
十四年又荒職查兩院會行亟撥耕牛名佃
而牛種已盡乃動官銀他處買牛給散而領
犢甚稀兩年來牧養幾何孽息幾何田畝之
拋荒者未盡闢人民之逃散者未得歸東省
之多荒田匪獨民稀之故亦以有田無牛之
可耕也今歲之荒東兗幾成赤土牛無草料
半歸饑死民間正苦無牛朝廷忽有括牛之
令此處之牛既稀地方之牛必貴不得之本
方而欲買之他方且他方亦買牛起運安能
買別省之有餘給東省之不足庄家卽稍蓄
牛隻一聞括牛恐官法之苛求必將盡化爲
烏有無牛而東省之田益荒矣田荒而國饑
遼餉并海運轉輸之餉益付之不可問矣青
濟登萊四府疲于海運萬姓憂生東昌兗州
卽無海運而今歲河水淺澁職官露宿河濡

丁夫胼胝疏瀹拮据五旬未遑勞止數千糧
艘得灌輸于京皆竭交東二府之民力目前
田賦無償人民逃竄粒米如珠野多餓莩窮
民挈其子女轉鬻圖存安得令其賣子買犢
以應公家之急耶且物力有限馬代步必不
可責之代耕鷄司晨必不可責之司昏今東
省旣責之供海又責之供陸是有司昏之鷄
代耕之馬也恐弁代步司晨而俱廢矣夫牛
隻之全備未必仗以存遼而先以山東爲殉
東省之民何不幸而生斯世降割若斯甚也
據稱應用銀兩事急不便查發俱動庫貯起
存銀兩查庫貯錢糧見徵者已解未徵者尚
視田間之寸草今冬得雨甚遲麥多未種其
能括地皮以供牛價否無論無價卽有價而
萬二千之牛何處覓買何法處辦限以二月
三月取之知寄道臣索牛經臣卽如數與之
經世索牛餉臣卽如數派之職等卽如數以
督責司道司道卽如數以責成府州縣而空

拳搏虎終屬虛聲塵飯救饑何裨實用迨至
呼牛無牛無論住俸查叅卽褫斥職等亦何
救於緩急安危之數哉故職等寧冒控以受
抗令之罪決不敢輕諾以貽誤國之禍伏念
六合之內孰非王土勞逸當均今近地累受
艱煩貧土不堪紛擾連年荒旱如齊徵調轉
輸如齊切近遼左安危相倚如齊當存一綫
生脉以救萬姓顛危有援山東之例請寬請
減者只問彼處曾有人相食之饑荒否曾有
歲不停之海運否其口自塞萬無水陸輪轉
舟車汎駕併煩一省之理朝廷以公道勞民
勞而不怨當事者聽言思理必不以職等爲
推諉矣咄咄東方溝瘠相望卽海運添至二
十萬俄而改議三十萬分外又議添召買三
十萬當粒米狼戾不能取盈至糞田不足反
至加倍強之不顧其安言之不必其竟當事
者亦惟計窮勢迫職等非不體諒慨欲驅予
遺以殉而殉無可殉則職等之計窮勢迫又

不得不望于當事之體諒也除俟司道詳至
另容補瀆外其車牛一節伏乞

勅下戶工二部酌議借辦特賜寬免卽萬不獲已
或止令交東二府共辦三分之一以少緩予
遺湏臾之死亦以完遼左湏臾之唇齒也

○廣西道監察御史王遠宜題爲遼左需兵甚急
廟堂籌策宜周伏乞

聖明特厯東顧以拯危疆以保

宗社事職閱邸報見經臣爲運完軍器恭謝天恩
一疏內言遼自三路敗衄軍火器仗拋棄無
遺伏蒙

皇上特允所請發各樣神器盔甲轉運到遼三軍
赤體空拳一旦得此壯軍容而敢敵愾又朝
鮮告急求撥兵防援卽微得

旨着該部作速議覆仰見我
皇上留心于遼東未嘗時刻少忽竊幸遼事尚可
爲不覺舉手加額爲

宗社慶第奴酋擁兵數萬紀律賞罰久稱嚴明其

器甲堅利尤十倍于我屢入屢勝志氣益驕
向來隆冬嚴寒不便行兵故暫爾驚伏今冬
寒已過吞噬將逞李永芳居中調度欲于春
月傾巢而來決一死戰且東夷西虜合謀蒙
古墩熬指天爲誓俱欲同時入犯遼鎮孤城
真同纍卵今朝鮮又報賊兵屯于牛毛寨萬
遮嶺造作長梯謀犯緊急請兵防援以資犄
角此其勢尤急且迫賊無所不謀我必無所
不備關緊要害之池在在設防處處守禦使
賊莫能窺我堅瑕方可銷狡酋不軌之心而
寢其肆志廼觀監軍新兵失伍之疏閱臣兵
氣不振之疏暨經臣催兵愈變之疏新招遼
兵所藉以振揚威武衛護疆圉者皆不待兩
軍對壘棄伍先逃以遼守遼之計不足爲恃
一至于此而各將統領部下軍丁率又多陸
續烏合之衆及招回逃陣殘卒此亦何足憑
依而用以摧敵陷陣可當奴酋之鋒遼之爲
遼岌岌乎其殆矣宜乎眺望援兵出關而眼

欲穿也當此之時不急調邊兵星速應援則邊臣何以應手然屢徵邊兵而不爲之固處妥當又未免有空虛之虞不急救朝鮮是自撤藩籬斷乎不可然往救朝鮮而不計畫何將可遣何兵可調以期得力又恐非萬全之策此事之最難措手者也非常事之臣悉心籌酌瞻顧周全安能必其無後患哉職謂廟堂之籌策宜周者此也總之事有緩急遼之急萬不可緩也樞臣催檄業已郵發所望

嚴旨切責無使失期者尤今時第一急着已然職猶有說焉應敵以兵援遼之兵固多多益善將兵者將將之將兵則所貴在精今秉鉞遼左如賀世賢李懷信柴國柱等皆稱能將豈臧劉杜其統馭三軍要在撫恤得所甘苦與同使士卒願效死力無有携志自能以一當百以寡勝衆不可專恃卒至之兵遂倚爲長城而不加意撫結士心也昔謝玄以八百兵破苻堅百萬李牧以數十人當匈奴突至彼

豈異人任我朝陶魯以選擇三百人操鍊陣
法椎牛犒酒苦樂共之竟破籐峽峒斬賊首
無美總帥韓雍賴魯卒成大功此猶可與頡
頰而不當遜讓者惟在專閫諸將鼓奮忠義
勉力爲之期成經畧身任

國家安危之重苦心扞衛社稷之功可耳至兵
資以餉措餉難運餉又難車牛之需是爲喫
緊餉臣近議隨州縣之便以羸驢之數減牛
之數以羸車之值減關外造車之值通融活
法不拘拘取足牛數已可免驛騷而獲濟事
再設法變通用軍兵更番轉運互相灌注是
又一策在關外各道任便行之無庸置議惟
是各省徵調防衛之兵屯住天津昌平通州
等處雲集近郊安插匪易騷擾滋害不可不
爲之計處散發督撫鎮協團練分防以聽調
遣近日畿內募兵雖已得
旨急難猝辦恐不濟事應否取盈尤當酌處無致
紛擾釀患此又畿輔重地根本所係總希

聖慈留意

○欽差募兵科道曾汝名等題爲奉

旨募兵事去年八月該兵部題差職汝名同按臣周萬鎰募兵真順廣大四府防衛京師屢請未俞職等謂已弛于負擔矣乃歲抄該部覆經臣疏仍差職等名募竟以援遼蓋欲勉足經臣所請兵額以資撻伐隨奉

俞旨職敢不竭蹶從事俟按臣領

勅印偕至地方斟酌羅致然職切以人情時事倏之殊深凜凜恐受任不效也初議募之防衛京師人猶徂常懷土不肯輕去其鄉今竟令援遼而見無厚糈前冒危險誰則走死地如鶩與奴爭一旦之命者卽稱燕趙多慷慨士流風餘俗宜相踵倣正恐古之人未易驟得于今而前撫臣靳于中所調遣援遼士卒總兵王宣親馭之以行及關而逃斬之不可定捕之不勝誅彼素隸尺籍飽餉有年調之尚若此斯卽真定之已事職等安得不凜凜也

今騎兵雖議給二十五金除馬價及鞍裝等
大約猶步兵人十金耳懸十金而使人去父
母別妻子背間井致力疆場其不肯犇趨人
情宜不相遠若出于僉報則富者脫貧者籠
豪黠者行其私仇陷者舒其怨憤疆場未靖
間里先騷矧今日牛車之派輪題傾蓋藏耕
耨之牛種旱虐未殄加額再徵職等危畿輔
之心甚于危遼矣夫僉報不可招致不來來
矣而不必勇壯勇壯矣而不能盡免逋逃職
等相與咨嗟講求希萬一之濟然勢不能干
四郡取數盈萬也頃詢之彼地鄉紳及投克
材官武藝人等言多相符非出臆度總由餉
薄不足以得死士然止就薄餉論馬步各五
千需一十七萬五千金而留稅無幾新餉未
裕俟會同撫按官叅酌措處若夫多方招致
設法勞來得百人便以百夫長督之得千人
便以千夫長督之百夫長須用偏裨之官千
夫長須用將領之職或舊或新選擇而使職

等尤躬率將領時加訓練激以同仇之義鼓其敵愾之忠其安家行糧等銀當堂面給以杜侵尅之弊其盛甲器械等項應請移文工部給發募得千兵便解千兵陸續押送出關以備經臣緩急之用務令紀律森嚴所過無犯此則職與按臣所當汲汲皇皇拮据遴募以付任使于迫急之際者也伏祈

皇上卽下署院大臣俾周萬鎰早領

勅印馳驅任事職得與贊襄焉以濟遼師仰紆東顧職同官祝耀祖所請關防最爲喫緊俾守候日久恐防急務兵部見有題知事例合行早覆一面移鑄併給與職以便卽日受事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奉

旨出關會同料理謹陳目前緊急餉務以濟燃眉

事山東司案呈督餉李長庚題稱

云

等因

到部看得保遼拒虜所用兵師行糧從所需在餉無餉與無兵等臣等深爲此慮以故本折二項竭蹶從事苟有補于遼餉雖竭水

陸之輸輓窮四方之物力勢亦不暇及顧無
柰遼之望餉如焦釜待沃而內餉遼如挽萬
里之水救切近之渴閱按諸臣條爲六議列
爲三難所謂三難者在陸運則車牛派盡中
原人力疲斃長途計十日之運不穀遼東一
食之享蓋千里饋糧每數十鍾而致一石從
古嘆之矣在水運則性命寄于鯨鯢風濤駭
于夷虜幸而到岸有如再生而一應船隻排
造難責之倉卒僱覓錢問諸水濱如前者天
津之運整幫揚帆至今抵蓋套者止六十餘
隻以此思險險可知矣他如遼左悽慘之狀
危急之情運道之遠近料理之雜費歷歷指
掌言言飲血臣讀之心膽俱裂

皇上清覽之餘圖廻思維必有宵旰靡寧者第難
則難矣而糧餉一刻不繼則遼陽不能守遼
陽不守則薊門之烽火直達

陵竄餉臣謂事至今日不得以難自阻有味乎其
言之也所條臣奉

旨作速議覆仰見

皇上留心遼餉遼事或可爲謹逐欸詳覆上請

一曰責成之法當議遼餉本色歲計二百萬石去冬以車牛未備幾于告匱行將備矣而催督無人如延途之稽遲何今議分地責成儻一節有悞本處道臣及管糧府佐官員聽督餉諸臣據實叅處誠爲速運第一義也所當依議者一

一曰造車之法當議于以運車車以載糧前遼撫議造車之費有成數今遼兵計日望食不得不預辦關外之車以應目前之急應行各道將地方牛車或優值催買或鳩工速造毋少遲悞仍嚴催關內之車以後繼違者責有所歸所當依議者二

一曰牛騾之法當議牛騾之派原有定數拘泥取盈內地稱苦殊甚今議牛騾驢三者各隨州縣之便以騾驢之數九輜七輜車務宜多催卽以騾車之值減關外造車之值山東河

南山西三省雖未議及騾驢有則亦隨所便
照議抵筭獨其議駕車夫役照新兵例給以
安家行糧則費所不貲合無于遼東召募但
厚其逐日工食庶安家行糧可省也所云太
原荒瘠責買爲難應以平陽派爲協濟此在
該地方撫臣酌行之耳相應通行省直各道
轉行州縣上緊照數收用驗果壯健及時解
濟不得以瘦弱不堪者克數如此通融而地
方各官再有推諉遲悞者則適玩軍機督餉
諸臣自不能爲羣吏諱矣所當依擬者三
一曰匠役之法當議戰船戰車運船運車一時
並造而成取匠于一隅無怪其匠力竭而愈
不足也今餉臣乞照經臣之請欲于關內催
發工匠彼旣無出征之危而又厚以廩餼必
將有願往者相應咨行督臣轉行州縣催募
出關事完卽回不至久羈所當依議者四
一曰芝蔴灣之法當議芝蔴之運據議親勘已
真確確乎其可行矣但三岔河逼近西虜若

不嚴爲防閑速爲起卸未免意外之虞餉臣
與撫臣面計議于東昌堡設立通判一員以
遼東苑馬司監正談大壯加陞職銜專管其
事令官預備車牛俟舟抵河邊速起上車毋
耽時刻設官旣專起卸自速至于海人之占
能以巒嶼識灣泊能以雲物占變怪則海船
嚮導勢不可缺應行兵部轉咨浙直巡撫于
太湖定海水兵營內各取善識風雲者百名
以爲嚮導不惟海運恃以無恐而且可減車

運之費計無便于此者若謂慮及巡軍合于
各要地聽撫臣設法搜查旣定梟示之法又
嚴連坐之罪孰再敢輕犯乎所當依擬者五
曰事例之法當議募民徙粟塞下及入粟于
邊以受爵免罪古有行者矣而輸納車牛糧
料計值援例未之前行也今遼左民力以陸
運爲累有願輸車于官以免趕運者其情誠
可悲而亦非公家馭民之義今餉臣議開事
例以鼓其趨酌減銀數以招其至正謂因其

利而利之救時之一策也令行遼東各道如其願納何項名目計其所輸值價多寡寧從優缺使人慕而樂趨仍設法調停多方招徠以應目前之急使法有畫一然後知所趨向也所當依擬者六抑臣猶有請焉餉臣憫內地牛之難辦通融湊以騾驢轉輸之法但遼東兵非計日可罷專靠遠運毋寧後將不繼且海內虛耗夷奴起于輦轂也今據遼東各道已買過六千九百隻則內地通派牛七萬四千之內可減十分之一矣且山東按臣恐牛多收牧爲難議從節束合無此後九分先儘六分照前限月日出關接濟餘三分陸續補解芝蔴灣船造之後或可量移河西之車于河東此時急贍河東之牛屯種從來相持之守固守之戰未有不就地屯種而能濟者如金城五丈原故事可覩也母曰緩不及事彼水陸數千里之運待運得到時亦種得熟矣此在廷臣言之屢屢在遼東經撫諸道臣

當先得之寧俟臣之多憂過計哉伏乞

皇上垂念軍興煩費實危急存亡所關轉運艱難
非一時一力能辦俯賜

天語嚴加申飭省直大小臣工凡應輸兵輸餉輸
車輸牛但有事于遼者俱如救焚拯溺刻期
解濟不得少有遲悞違者聽部科及督餉諸
臣從重叅處緩于前者救于後餉臣會同之
議不托空言矣其餉臣會議已完仍應作速
入關查催牛車督發海運庶國有攸賴矣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為朝鮮飛報緊急虜情備
陳危迫懇乞

聖明勅部確議撥兵防援以資掎角事職方司案
呈遼東經略熊廷弼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朝鮮告急應調援兵着該部作速議覆又該
朝鮮國王李暉奏為克賊之狂逞已迫小邦
之危亡正急懇乞

聖明垂憐愍曲賜拯救事內稱與前大略相同奉
聖旨擬奏夷甚急應援時不可緩該調兵將兵部

作速議復欽遵通抄到部爲照奸酋自昨年
以來乘彼勝勢窺我殘局目中已無遼陽更
何有朝鮮先是臣部與經略有添兵鎮江夾
鴨綠而守之議外以作強援內以固吾圉使
奴酋不敢擇肉而食恃有此着茲者賊謀益
備朝鮮告救益急臣得據疏奏揣其形勢而
請以奕諭奕者有雙敵對局者必先扼其要
而下先手然後左右顧而無敗着今夫朝鮮
遼陽是亦奴賊之雙敵矣扼要先着非屯重
兵于寬奠鎮江必不可奚以明其然也朝鮮
自義州以上咸鏡一鎮猶足自衛而我自寬
叆以達岫巖迤邐而南四衛則遼陽屏蔽在
焉賊窺朝鮮取道牛毛東葛等嶺趨寬奠徑
度昌城則一江隔斷聲援不及而朝鮮危不
然而由寬境直入鴉鵲關逾鳳凰蹂躪金蓋
以西則遼之肩背與胸腹俱塞而遼陽亦危
又不然由清叆兩路奔岫巖南犯遼鳳凰城
而攻鎮江則遼之入站與江東城俱爲孤注

而遼陽朝鮮又兩危由斯以談鎮江橫據東南之處重而扼門戶以牽制其左右之衝突則寬酋尤重添設寬鎮兵將已不煩再計矣而經臣苦苦以無兵爲言查得見報出關山西邊兵一千九百餘名湖廣已到關土司兵二千五百餘名河南見在昌津毛兵二千八百六十餘名西鎮入衛薊兵除甘肅一千八百名留駐廣寧仍有三千六百名共一萬八百餘名俱刻期可到堪以分防寬鎮二處再或不足查有淮揚水兵一千名已報十一月由海過遼又浙水兵三千差官徐璉亦催由海過遼及前薊鎮已題未發兵一千六百名保定已題未發兵六百名俱差官守催盡付遼東聽經畧調撥領兵駐防將官聽經畧于見在援遼各官內選委臣部不敢以帑上空談誤朝鮮誤經臣也但情形時緩時急兵將宜此宜彼總聽經臣隨機應變臣部又不敢預擬以掣其肘矣

○戶科給事申官應震題爲敬攄援遼管見以祈
立允施行事竊照遼左雖緣經撫同心之故
河以東西半歲安堵然而奴之不遽來者爲
養全力耳跡其去歲克撫順不卽攻清河而
逾時乃攻克開原不卽破鐵嶺而逾時方破
養精蓄銳伺釁乘機蓋從來已然今之半歲
不動正恐其動爲大耳計春夏間必到遼陽
城下不然則出牛毛寨取寬奠不然則繞鳳
凰城裡而攻鎮江不然則走金復海蓋四衛
遏絕糧道皆事之未可知者地理綿亘兵力
單寡不能遠救河東半壁危如累卵舉朝臣
子猶復泄泄視也往者播州遠在天末且被
我兵一攻卽走入圍上有何難勦當時且調
海內兵二十餘萬其調之各土司復十四萬
不與焉用監軍道者亦合四川一省監司郡
邑皆罷撤一切刑名簿書而專備征繕之用
又米穀不聞騰貴金錢尚易措辦合一省轉
輸始得軍腹果然因而奏凱今遼爲

神京左臂其存亾閔繫

宗社是何地方奴賊所向如意是何氣勢我軍敗
衄之後是何心膽清河軍一萬六千逃去強
半是何景象而舉朝尚泄泄視耶以兵言之
聞遼兵除逃外計見在主客雖八萬而堪戰
不及一二萬人薊鎮兵及見到昌平天津通
州等兵遼望之急如星火而司馬之遣行不
嚴司農之發糧不速聚千萬烏合之衆于中
乾外竭之時徵糈不足以飽而迫處未易以
安經原之變祇恐不在奴後如近者浙兵行
至徐州鼓譟賴該道及鄉紳多方慰諭姑獲
帖然豈非殷鑒耶經略慮兵不精而以科臣
簡汰精兵垣慮科員晨星無可遣者而卽以
募兵之臣請柰何兵部若置罔聞也遠兵之
來自須到關簡汰若在薊通昌津者與其到
關而後汰已糜數百里徃復行糧似不若科
臣親到各地就近簡汰爲便但恐遼之望兵
甚殷近兵卽宜早發若延緩候汰愈益愆期

刻下馬上差官趨令就道此更兵部急着也
至若邊兵之調較腹裏宜多須擇偏裨以下
有志氣者統領親丁最爲有用蓋邊兵生長
塞外膽力雄勁金鼓騎射童而習焉徃徃喜
得殺賊之利走死地如鶩顧其爲私恩者盡
人而是爲公義者百不得一也將官揀精壯
而厚糈恩養命曰親丁同苦分甘情若父子
獲衛若手足頭目冲鋒陷陣庶幾得之此輩
其視泛泛招徠而令素不相習之將領臨長
其上有何情誼而顧爲效死乎故臣謂邊卒
必貴親丁而領親丁則非偏裨以下不可蓋
大帥富貴已極精神意氣半耗于聲色半糜
于逢迎全軀保妻子之念重捨命蹈險阻之
意輕卽不敢以此繫天下而此類甚夥若偏
裨之材勇者進取有心出身無路題以英雄
之日開以功名之門而感奮爭先者多矣大
抵將官之效死力爲功名者什九爲忠義者
什一惟名與利可以使人偏裨起家之始旣

得啗以高官而又厚其祿廩不妨寬其出入
之數庶可得奔命如飴夫防將官之冒者防
其蒞軍自潤者耳若以匱乏之故并卻養士
之資寒儉鏤薄顧安所得結其驩心而鼓其
英氣哉計九塞已多起程若猶未發兵部不
可不星速行檄令如臣議者也以餉言之克
足未易飛輓復艱各地方官如袁應泰之竭
蹙陸輸陶朗先之悉心海運豈可多得若遮
洋一開由遮洋至膠州陸運纔計百里由旨
邑入河做膠萊河遺議此爲兩地之便料淮
上安得推諉如前日耶聞遼倉正月無糧止
有海運糧數萬石見貯金州距遼七百里而
遙裝運不到臣前曾引同官人運排撥之說
若從軍中脆弱不堪戰守者揀出行之亦足
濟舟車之窮但慮道里悠長晝殮夜臥未知
便否是在遼之道臣仔細商酌何如耳聞遼
粟米一斗二錢草一束二分藟柴一束一分
六厘每一軍一馬須銀一錢二分方勾一日

之用今止月餼五分馬乾三分軍何以不饑
馬何以不死軍又以忍饑不過至奪馬料而
速之死謂宜照本色科筭貴則加賤則減庶
得恤士料餉之宜可收士飽馬騰之効且欲
俟遼平未卜蚤晚屯田接濟經久可行詞臣
徐光啟業于津門地方行之既効者第不識
有數之軍能那出脆弱者以教之開墾否此
合人運二議總在彼中臣難遙度而至于措
餉則八百萬金之數乃經督撫道諸臣與餉
臣僉議不可一毫減者而日所加派止四百
萬耳尚少其半卽四百萬又以各處徵調先
行動支者什之六七此立盡之道也卽廷議
非不知派于民助于官種種開納者爲非是
而無柰計數太多侈取盈爲難餉臣尚欲于事
例舊冊請

旨加添而官若民尚湏設法于派助外總之王土
王臣爲此主憂臣辱之秋均有爛額焦頭之
誼若出兵出馬出舟出車出牛出騾之地亦

既苦矣此外省分雞犬稍寧詎容遍擾而儻其所司忠憤激發情願輸將或官或民曲爲義舉則又臣所躊躇四顧而不忍言者縱民難再加而官稍曲處或亦可行譬如郡邑中梵宇結緣文昌開閣多有經營不日立地告成豈其急公大義而不能爲之所乎前年鉅鹿知縣翟拱辰未有議而先首倡迄今談者猶爲稱讚至于天下冗員應裁臣與同官商確再四乃計所裁卽一千員計每員卽一百兩總不過萬金而止然而銖積寸累少可爲多近有專主此議者戶部亦姑試採之乎若博士譚謙益疏內典當一條臣等亦曾商及但其三十金之爲拘拘而不知南北當舖子毋羸縮未可執一就中裒益在戶部之速爲酌覆耳他若十庫折色歲多得數十萬臣曾屢請不報然猶計

俞綸允折

聖明爲政而權宜徑折則臣子爲政蓋臣舊叨巡

視知該庫設在內府而臣等外廷難于踪跡
雖經驗入而一入後烏有子虛徃徃至于不
可問若省直藩府實心爲國徑以十庫本色
酌其可折者折解太倉彼此巡差明知權變
互爲通融而不以職掌爭有何不可若恐于
皇上爲欺則戶部一疏題知嗣後仍壓解一年以
補原數更權而不失其經也夫戶部有各據
一得之揭矣愚者千慮必有一得今缺筭于
智而先限人以愚聞廷臣亦各據其愚久矣
而不聞採擇此何以解焉頃初十日臣以職
掌入庫驗兌收放纔收得外解新餉銀十萬
登時放訖索然一空至舊餉之無解亦已久
矣興言及此大可寒心以徵兵徵餉內外各
衙門言之四海大矣遼一隅耳爲一隅故而
將四海之兵力物力洗索都盡根本內潰識
者先憂但病急治標原非獲已今爲遠慮當
思遼無論存亡不可不固內地而不宜專爲
一遼爲目前救焚拯溺慮當思遼亡則藩籬

既撤又何以固內地而不得不急救遼况無
遼卽無京師無兵餉卽無遼此理甚明若各
地方兵卒匱尚可漸補庫貯匱尚可漸克非
若遼之一敗而萬有餘喪此亦人之所易曉
者臣願出兵去處星速遣兵出餉去處星速
解遼而至若主兵主餉兩部是憑在主兵者
欲足十八萬之兵必當與戶部計八百萬之
餉在主餉者急湊八百萬之餉方能爲兵部
養十八萬之兵今兵部以錢糧不給不能爲
各省鎮處補兵馬器械而各省鎮以此不肯
調發戶部執稱所司者軍士月饑而月饑外
安家行糧買馬製器等項多諉而不肯認以
致日復一日兩部曾不聞聚族而謀旦夕省
鎮兵一齊出關不知兩部何以了此臣謂戶
兵兩部尚書當日日造膝講求職方司與山
東司兩郎中當時時覲面商究乃視同秦越
意各參商兵部不急催某兵當某日到某處
某日當勒令出關戶部不思某兵起程當用

何餉某兵行月當用何餉某兵出關當用何
餉餉不足當從何處那移何處借貸何處搜
索而一味大家束手付之長嘆異時遼亾國
與俱亾不識兩部堂司諸臣卽碎首粉骨何
以自贖耶乃若邊臣事體則亦有可言者聞
禦奴長技惟車與炮車營難破杜松之用車
而敗者咎不在車乃其輕率冒進而車不及
用也若火炮則中朝雖有而製造失傳擊殺
不多唯是西洋夷人善造善放皆精妙有法
計一大砲銅重萬斤者可殺人無筭在歲癸
卯西洋人僅四百計耳以用火砲致我閩漳
泉販夫賈子被殲于呂宋者四萬今西洋人
潛住粵澳實繁有徒閩人尚多傳得其法戎
政尚書黃克纘業捐多金購閩人之善造者
十數輩至京同恭寧侯造砲于京營已造成
大砲一位銅重三千斤不識經畧亦可遣人
赴京授受前法否或卽令水衡備銅鳩工如
法製造運送往遼在經畧之所裁之而至于

經畧事權不可不重

世宗朝倭之役胡宗憲節制七省

今上御極以來火落赤之役鄭洛節制九邊播之

役李化龍節制楚蜀滇黔閩粵浙齊諸省俱

聽調遣今經畧止節制河西河西無兵可調

無糧可催馬匹匠役等項一無可徵發今宜

倣徃例令九邊及北直山陝俱得聽節制以

重事權庶幾若兵若餉可以徑爲檄取而不

至于延緩日時妨悞大事且每事不必關咨

部中亦大省力若劉國縉直聲夙著臺望久

隆豈其不閑于兵而當日舉朝推轂乃今全

伍私迯毋亦身居桑梓威令難施且銜列兵

曹能轄將官而將官以鄉紳故不甘受轄除

迯兵仍聽當事查補外若國縉久在彼地終

非所宜或令回部仍以職方爲遼內應而贊

畫員缺改爲監軍另推道臣填補此于國縉

及國縉所統之兵皆爲兩便若朝鮮之當揀

援寬莫之當屯駐宣慰使臣如劉時俊之當

速遣廷臣言之甚詳臣不具論

○刑科給事中曾汝名題爲國憲不飭民散可慮
懇

勅臣工執法守官以保危疆事兩月來遼兵撥防
撫清寬綏者悉鳥獸散不可勝誅民離于下
矣總兵王國棟兵備閭鳴秦並稱疾去封疆
吏解體于上矣官去則兵誰與統民散則圍
誰與守瓦解土崩不啻見影亦且露形夫兵
乘障而逃與臨陣逃者斬法律森嚴聞經畧
臣稍稍斬一二矣至于斬之而不能止職不
勝憂夫人情之避害如狐聽水其趨利如蠅
逐臭乃士不憚死法以逃人不愛官爵以去
豈人情哉今之危遠者僉云介冑之士聞奴
而面黃望奴而股慄曾未與奴接刃而反走
狂奔直畏死耳則何逋逃之誅令如雷霆而
不顧也彼不犇者未卽死也犇而脫者就縛
于家行戮于市以死而閔不畏也借曰遼之
俗近夷虜乎乃今夷虜之人執干戈以擾我

疆場者固皆進生不聞退死矣夫戰者不必
死而榮賞可幾遜者必不生而僇辱不可洗
遼民卽冥頑求什一千千百豈無知覺何至
什伍總哨合隊同心寬鞞撫清殊疆共志趨
而罹于死法哉當事者宜反而思矣兵之部
曲原屬贄畫而曰去未可以爲罪彼醞匱而
投醪綿單而挾纊者何以得士乃兼金募之
厚糈飽之而不肯親上死長進生退死以負
國家而倡四方職不能曲爲解矣今遼之逃
兵皆能不愛其死者何不鼓之致命于奴而
反令內憤耶王國棟當奴氛而推轂簡鎮昌
平業享榮華遄思解脫部覆調理優以起用
俾息肩于危急之日而印肘于太平之年其
奚以律偏裨訓定卒伍哉闡鳴泰當殘破而
出關濱危亾而固圉狗亦勞臣然忠必與尸
義無託疾彼聞議而避與不得其職而去者
較以賊遺君父輕重緩急懸殊萬矣部覆嚴
于解而寬於處將無啟全軀保妻子之臣以

徑竇乎職恐邊吏重危亾而輕爵祿從此紛
紛善病矣周永春慷慨振勵聿脩戰守忽請
移鎮雖曰有激而然然鎮撫之重遼邦之危
詎宜輕言弛擔爲有位倡

明旨有勉留而無切責又何以振紀綱爲法受過
撫臣必甘之以肅百吏三軍之捍遼者方今
發議盈廷籌兵與餉職竊畏夫兵之不聯而
奔避也與無兵同芻粟崇于丘山而士委而
去之餉亦誰飽伏乞

皇上救敗亾于形見發

嚴旨戒勵邊臣法古之投醪挾纊者所以得士求
今之捐金投楮者何以失伍士方不憚死而
逃則何不收其心乘其不懼死之氣導之以
戰俾所嚮無與敵也遼之百吏不幸而有風
露之疾則致身有義盡瘁有賞咸令畢命封
疆奴禍未夷無許託疾生還代題者議覆者
與同罪如先朝露也援以死勤事之典旌之
及臻厥成課其勞伐而倍酌之蓋二百五十

年養育之士氣豈無數人者懷馬革之忠而九廟之靈萬乘之衛四海之人心物力何憚何愛而不責成于宦遼之吏哉遼吏攝於國法計必奮袂昂肩致其身以擔兵事矣如此則人無倖思國有恒憲士知所死吏死其官死其官者得其士得其士者收其勝矣職言倘蒙俞行未必無補萬一國家之福亦遼吏之幸也

○福建道監察御史倪應春題爲法令愈玩愈弛民心日携日渙懇乞

聖明早爲整頓收拾以保危疆以固根本事職聞國家之患莫大乎無法無民非無法也御委其轡有法而不必行也非無民也力殫于供有民而不我附也譬之人焉面貌髮膚儼然無恙而神氣不張元氣不固究且有痿痺決裂之虞扁鵲望而却走矣當今之勢何以異此職請熟陳之

皇上試垂聽焉遼左需兵調募令急問諸樞臣曰鄙而達于撫鎮矣問諸撫鎮曰檄而暨於郡

縣矣甲乙相推秦越坐視迫迫于功令始驅
二三健兒以塞責而司馬之遣行不嚴統領
之紀律不設逗遛不問潛逃不問鼓譟駟騷
不問至失悞而統兵官又莫之問也法不幾
頓乎兵部四司官同時啣命募兵河南山東
浙江各次第報竣延綏勁兵甲天下獨後期
不至說者爲魏司官物故而然噫使魂號于
秦閔王言委諸草莽同舟共濟之謂何尚泄
泄而不以兵應也重辟若麻承恩劉孔胤郭
有光議出馬匹家丁以貸一死業爲非法乃
罪者已出而所以贖罪者安在藉

天朝使過之仁爲奸弁偷生之路綱紀掃地矣新
兵叛至全營誅之則法窮于人不誅則人跳
于法操縱輕重之機固非職所能遙度然合
此流烏養此饑鷹糜金錢無笑僅供其一飽
而去誰實爲之乃獨罪將官熊錦輩哉總由
東事敗衄以來功罪不明賞罰無章債師者
尚稽斧鉞之誅死事者未蒙褒恤之典見在